朱太復文集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序

贈鹿門茅先生年伯壽八十序

昔歲癸未余同茅薦卿舉進士薦卿既第立抗表請告還省是時茅先生春秋高七十有二矣甚善如壯人薦卿自以生未經離膝悄目有懼年之心頗淂且妾組以侍几杖余等髙其義不淂慰解余時為文送之勸其出事先生以樂志歸果不為先生歡先生果

甚善也尋晉赵家令章丘六年超拜　殿中御史康寅余從服舍公除赴　京師會薦卿於仗下薦卿又告余而謀歸余爲誦來時謁先生而善如昨薦卿弗肎信願獨誚讓余往日聽子成乃公志事亦多天幸今又離七八年齒益高即善吾無更幼志而難繫榮乎生假物也阿翁明年政八十矣誠顧得奉一觴盤辟嬉侍翁於楝水之涯子無爾口余又微告之先生似有道殆古仙人愈益恠宕弗信乃曰子爲嘔也若見其外不見其內以爲識至人乎爲子者固有不得

已仰日月而僬然余習於方言熟先生而覘其神以卜辭如操藥也請明年爲歷行事序之文以佐子觴而辭大茅先生天下才士也余後不睹先生壯時則吾父愕士公游先生門下長頗能言其氣亢直立功名忤宰相三以致落位此世中士大夫盡知弗肯言抑壯者不足觀人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故烏獲之勇扛鼎行年八十而求人扶持騏驥之衰不逮駑馬老年末路精銷神頓故人道移易進退之交也夫非有方習道莫能定之今記余家幼初省事

歐先生來歸未久以迨今垂三十季矣行小變者三而先生栩栩然恒服也不變也先生皃率而無態言情而無華行徑而無歧禮直而無苛動靜如風如波出其天機而無心蓀真而滅文合於古而駭於今合者自合駭者自駭先生不知也初十年以其魯出奇畫贊胡中丞破倭夷揚功名於海上故中丞及其歸禮以上賓好如同産當是時為開說民隱陰贊中丞以宣化芘其鄉甚多先生治行文章聲甚盛郡縣吏奉之甚嚴先生泊如既而有苛齮小夫婬孼攜[illegible]

於所賦借先生以為銛流口詆翕夫盛名蓋人所難居也當官者有趐而持之十年之餘而被不訾初欲毀先生不能既乃及其長子讒鑠之毒骨肉之痛憂疑之間聖人於此有跋胡矣中人則慫之下人周章溺之而先生又泊如乃今天道還復先逆後合薦卿且仕矣仕又顯先生名故不遑益章心故益小杜門也削牒也書板也市道紛紛人所不甘而先生又泊如凡十年一變三十季三變變而能持猶其曰難况其觀化寘通若燕雀蜉蝣之過於前也非有道能之

乎夫人易喜耶則神浮易怒耶則神蹙浮傷沖蹙傷恬不沖不恬是故損生其喜怒旦移而無宰於中外氣因乘而祟之草木之蓬蓊初生披風而茀然其衰也望白霜而先萎根之不固也故曰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惟正之神惟神泊如泊如而仙矣先生不殆於仙哉或曰請徵之仙者潛先生多財仙者靜先生善文章仙者遁世先生父子貴盛故有好賓客思樂軒冕而得仙乎夫猶不累神乎曰水者死地也溺人及於頸乎升入口充腹則不救若觴深之沒人[illegible]

隨齋三日三夜而出猶沐也故乘舟以避水中法也為其不善沒若上士若汙中士若出若入下士若蠲其蠲有不蠲於中乃遷若邀因緣者思議者分別者皆畛域也非其至者故道氏曰大白若辱西方之人曰不垢不淨且人之言仙有方宗者不過老子老子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涯非為富乎西過關著三千言其家等於六經非有文乎祖者不過黃帝黃帝戴冕黃屋而為天子世有貴盛過于天子者乎吾所言者神子所言者事如以事已矣則金樓玉堂九轉

三彭姹女黃童制尸蛻骨之方事不經見君子所不道也吾所言者神而合道有據以誦先生慰薦卿曰尚可以出乎吾不言其怪

贈封公空谷曾先生壽八十序

今上萬曆十八年庚寅余奉　命補令陽信縣縣附北海古齊北邊竟聞其邑至今多古風爲慷慨然既至未下車問名德人倫若干人又高年若干人下車問士大夫之賢幾在仕矣其仕而予還家者誰也父老功曹吏民首以空谷曾先生齒垂八十有陰行其子

侍御史公告於
天子而歸奉先生驩余聞而高之立命引車謁先生
之廬則久杜門樂生匿不欲求帶見令長已淂見於
御史公溫溫而知先生恭人篤行也盖冬鄉飲酒學
官弟子導余奉
天子功令賓延於其家又弗出則弟子為道其行至
高口甚詳竊比於古之衡門鑿坏之標益欣然想慕
庶幾其明年則先生正壽八十矣學官伍常振張思
故王憲章弟子劉學礽李如檜孫鳳翔等褒衣之徒

麋至又告余將往觴之顧徵一言致酒且曰學校之設有三物尊年上賢錫孝所以表風厲俗而范士之型也鲁先生上得壽於天矣窮經五十年遂累棲遲天衢七十年德不究於天下而表於里名不昭於其身而蹤於其子少壯植義既耄不倦居約而恬貴而不驕莫然抱其神明翏然飲太和以與造物者樂餘中得德於其身御史進而弘業於 朝義既著矣名既揚矣又退而侍先生於東郊之圃邀樂於天娛斯百年下得孝於其子三物備可以風乎則學士弟子

之幸也余拜而應曰此有司之幸也不敏敢不唯唯雖然豈非天乎今士大夫嫁名褒爵顯功勞於世甚著世亦鮮應而稱之然豈必天生才而盡貴貴而盡賢其窮阨中谷堵室繩樞歌白駒而矢弗諼汶汶以死無聲不勝數即為農隱市託技埋名都有淳懿上行過於士者或豐德而嗇才或才矣而終不遇不遇矣而又無令嗣及有嗣而載世困或後裔而不得見見而不得享此皆非天乎昔漢之世弓旌不絕於朝傳駕不絕於國三老得舉行功曹得薦賢郡邑太守

令長得既士士都出輿滌而步巖廊脫夫須而曳長裾當此之時有德者庸無德者晦不論老少韓公伏生皆佘齊之先民也或徵或隱要以弘經扶義與教成俗自是以後士非以文進則牖下老萌隸耳俗里方以詬病而咲之故士雖塞淵名德非假以世資不顯也然此豈非天乎人力何至於此故昔者顯士表俗之權操之主上後世主不用而操之於天天福善人而禍不善所以示民勸也雖其才有楷十得其半足以駴心而助化其業當身者身勞之其業於胤者

父勸之子厲之故曰兄爲將而弟闢弓隣子仕而黑
誦經今余信在厥次千乘之間倪公東方生以下士
幾不振矣士僻學孤人閉而溺子欲戶張一弦不能
祝化若曾先生者意天所託權以風余士乎故觀於
其父而可樹德也觀於其子而可勉功也觀於其父
子相與樂成而可知食德之契也余爲令及先生已
老矣又無蹺士之權又數請不得見又高其行與御
史公之德孝乃稽首而頌天曰天所福者其有量乎
天將託權以永其化也抑余士實觀以勸豈獨三物

蓋有六善焉六甲子數也以此致酒上壽曰願先生再周一甲子以風吾黨幸甚有司亦幸甚

賀封尚寶卿巽洲沈年伯壽序

客問朱生曰太廟之縣千歲崇牙蝕而鍾完何也曰剛者壽也河涘之楊蛀剝其中松榦亭亭老如龍何也曰貞者壽也上林之儲材液樠數丈車關曰運不敝何也曰勞者壽也然則廣成之窅窅詩耶彼何甚手搖精而勞形曰然伯陽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無搖無勞曷用哉車關之運以人引之動休之止日馳

百舍而闞不得主其所勞者非勞之者也故不殺奔父猾猾走而爭曰乃仆耳客曰嘻子知養生乎家大人春秋七十矣性樸直好任義自負與人嚴峭無文容見人過嘗目攝折之可謂至剛出言無訾動足無蹟持引正義福禍不回雖遘累而居鄉鄉人士近數十里翕然稟化也可謂至貞自兒時好讀古文辭一過輒成誦至今殆盡天下籍矣而吟嗶不置遇客則爲之古今言亹亹家常口授子洎孫環侍幾二十人開說入今夜或曙不言息自晳家政秋毫經畫其間

小大皆能有分甘愜其意作若無敢惰自以壯為名弟子不得薦起欲以治畧行之家且寄志吾等吾等長分室而大人尚提衡於中年暮不自惜吾獨以此憂其勞過也子謂勞壽乎知養生乎曰吾嘗望見子大人矣目晶晶若營四海而神恬而氣漠其人幾所謂為而不勤脩然行地絕跡真人哉若然者壽雖然子聞消息說乎東野稷御馬百圍不止而敗馬非不可圍勞之太甚減十圍節其力馬可日試而無病養生者亦若此矣故曰水不動則平欝閉而不流亦不

能清子無謂子大人毋勞而息勞是務乎剛貞之士其性宜動拂性不祥客踔然喜曰善哉養生乃所聞吐納經紳制刑誠幻無用猶一吷也請爲著言將以壽大人遂書爲序客爲同槲進士沈性甫其大人吴中所稱宿儁巽洲先生今致政尚寶卿沈以安其家子也

壽温上舍五十序

盖冨積之士役利文詞之士慱名性命之士羸壽三者烏可同日語哉故傳曰求名者於朝求利者於

市若求壽者於山林泱漭之間耳夫遜時心計富而上壽者無半挾藻雕龍高名而上壽無什四三此豈天性哉彼皆有意為者不得則斂形搖精滑天和以身殉故使恬靜道引去世之流得哆口咲之矣夫人生而資用欲饒形體欲使心欲通文章已老而欲壽焉今有匹夫告之曰畜而年予而千金高而名則匹夫不受恐其以珠彈而為挈圖者咲然使草野高年之人食茹藿被半褐目不知一二不別東西塊然獨以委蛻槁立於世則豈非人皃而禽生哉無為貴壽

矣故莊生曰至富國爵并焉至貴名譽并焉老子曰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德者始立門戶屏嗜欲苦形性招異於天下至人亦過而哭之故有曰聖人不居山林昔者鴟夷子居陶三致千金富人也而老為列仙東方曼倩博學善屬文仕漢為郎儒流也而說者或稱歲星遇道道云今溫先生年五十面童然鬢鬒然骨稜稜然是非道之符而年壽所出哉顧其家自先世積居不貲先生又守業息之遂首郡中素封稚時咄嗒以茂才起聲入補太學壯而文益工數奇不得

通藉也夫世中心計雕龍之士若彼温先生壽若此則山林素隱詘焉先生為人木訥持大節不為俛仰而逡逡有退讓風居家力本而文守禁游騶而孅嗇閉施蓋恥之每郡中大傜若議貸皆首起義而賢豪士時時或得其賴至其為文辭率祖夷簡薄鉤棘一宗於自然夫富者不逐何勞乎形文士不詭何搖乎精不搖不勞乃可長生豈老莊所稱至富上德者耶且早暮固人之遇也賈秀才弱冠奮跡而公孫弘五十餘年而就徵士之通顯何常温先生既富有壽

而獨文辭未信或有待哉

贈費隱人序

隱人者隱於吳市郡中高門大豪無不友也性好飲多使酒為任數自喜一郡不能下罷後與朱生交善稍稍和伏之折節習為儀然其氣卒嶪嘗自許古俠客也今年隱人且四十矣朱生一日告郡中諸客請有為隱人壽郡客皆灑然謂朱生第倬詭安有四十而壽者朱生咲曰唯唯請有說已朱生中議他去郡客稍稍復相與謀朱生故好奇作此度外事為湯乎

姑徙試之抑隱人有氣辭將不堪乃畧二三十人會朱生歸來言請如議以期日具牛酒請朱生從為壽耳朱生又笑曰不不不請有說客不懌去至日則果治牛奉酒羣來邀朱生為前謝朱生乃又笑與俱至隱人所隱人且纍纍衣大布坐階携二子為嬉郡客旅入隱人驚却郡客進牛酒把之坐以齒前為壽申祝詞隱人愀然目朱生朱生立從傍笑次且及客曰朱生前朱生曰唯唯客曰朱生壽朱生曰不不不是日會客無不頊頊若失也有前數朱生曰何居此非而主

議乎朱生洋洋浮觴進曰客無恠請有說某聞記稱
四十强仕而仲尼識無聞故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
循節而流響隱而顯蓋人生少未定老而隤故兩者
于及此時岌岌哉人而頑冥習亡賴為市井豪或阿
邑合汙風波之民是道棄矣隱人儻所謂陸沉不得
時者非乎其慕義任氣又自喜故某顏比贈言期諸
公壽諸公祄却我已又要我欲為如等壽我故曰唯
唯不不故知諸公怒我問也我將以至道為隱人規
耳諸客氣始定有更進曰吾等都慕隱人高氣來為

友隱人俠蓋吳中隱人名吳中莫不聞隱人未四十葉如此惡有孔氏所云而朱生為何規自責式詢朱生倬詭也朱生頓首謝曰有之夫道一陰一陽庶類含生二氣代序亢化久長故壯士伉耎夫溺兩者皆過行也子不見理絃乎緩則弱而無聲高張促柱急而聲雄然難為矣究之良鐵冶沸而柔之沈而淬之削為刃利斷犀甲頑而不化曾不及鉛刀之用也隱人則慕義誠然亡其陽勝與夫所聞至人者嶷然不撓泊然不撓雌雄龍蛇與道俛仰故能隨世轉化臨

壽久長與日月齊行今隱人劃乎若矩崖乎若峙脩

乎不可恩劇乎若不容雖以扶義而畧行之所侵常

出於不意大豪賢長者故為游名引下之時時亦未

釋若其小黠陰中行賊往往恨不剚於腹受敵不少

也此非剄之過而為俠難耶外㖃人肉刻神不有人

道則有陰陽之患詩曰剛亦不茹柔亦不吐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隱人或未逮此義乎天下

之水注於谿淯不恩挹不竭與天地齊名等壽可也

故曰上善如水下愚如火言未卒隱人撅然趣謝曰

善哉吾聞生言得養生焉可窮年無夭吾受子賜矣於是朱生引觴而酹酹觴而進曰隱人聞樂山之說乎山至剛也剛者壽請以山為壽隱人聞舌存之說乎舌至柔也柔者壽請以舌為壽隱人自今勉哉朱生上酒拜隱人酹酒亦拜會客從齊拜起乃更相唱咏樂之以朱生首事命為引隱人曰即以志也遂為序

鶴陽娛老後序

昔在周漢之間何世多危行隱君子與余讀衡門[illegible]

槃之詩可嘆焉惜其名多不傳然想其人寬邁棲遲必有葆光畀壽之樂他散見子傳往往有仙舉忘年以為奇及玄晏所志畸人陸沉之士詳矣上者或至百十餘歲次者不減耋期皆優哉以享過歷學士大夫美談之夫養外者期名養內者期壽兩家分途而馳當諸君子涼伏刻意之年夜行之德不顯攝津之士然且咲為抱只尺之義區區槁焦無用至於德邵齒高丘穴幽光聲達如鼓鐘天下慕義萬世不朽通顯榮名頓滅焉乃後知儻寄朝菌不如棲隱者之蕙

也予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自漢以後都人士卑薄隱行倬詭之客大半雜與農夫庸寠皆老亦無好奇招隱之家為之傳志其殊猶絕跡者代無數人揚其名深可惜焉每欲遠拾晉以來野史雜文流傳高士遺蹟至於今時別其品第為一書以續玄晏之高乃多散落未得彙古以今所見乃有吾吳穠山沈隱君之事隱君清和而文曾為博士高足弟子名冠吳生者三十年與菁山范太史方駕同業及太史貴而隱君年四十矣乃始棄去而卜居穠子山之陽為終隱

計少任義養名好奇節嘗脫其父畦山公飛語之獄縣令憚其名故不敢織已既隱而恬溫遺事自沈築宅數間禾田桑地數十畝饘粥財足不事廢居息業保耕婦炊屋不至空耳歲時伏臘自釀名酒擊鮮食徧召里中父老子弟及平生居約故人晏飲言咲謔呼為驩然不甚宥偕貴人獨太史公得與太史公不以貴踞廢素交之風也而又為吏楊滸大人以成名故遠數千里外聞吳璫山有隱君焉凡交太史無不交隱君者而隱君持意孤峻一切為濵滓不絕迹而

游方之外雖與人為徒乎中飄飄不可恻也先嘗無子所子伯氏仲子已有子而仲子出舉偕計巳仲子舉而子爲諸生又夭歿存孤孫三歳然隱君處通約存亡之遇驟遷翏然無攖寧人以是知隱君天游尊生者以故今年六十矣顔如赤丹牙齒毛髮不變謂有内養焉當懸弧曰太史倡遠近諸士大夫稱説徐儁子之高義爲隱君上壽各有篇章題其端曰儁陽娱老余尾而進曰儁子生在南州去吳二千里逢以一過名吾山是謂吳無人當以屬隱君且漢方盛爲

磔士多爲剌鄙高其名賈徼巳乃設爲不就終隱以堅其聲大氐矯翮耳非老氏守黑莊生爭席之義且非力不食苦行也絶迹易無行地難此何當隱君哉夫壽有三品太上靈氣合仙下者馳行而觔骨不逮盡厚於先天偉耳中者徳充守真不與世營素隱恬漠愉以善生此道之次高士之儔習之然而剌危不如忘者遠矣今隱君棄名岩處塊然無情此老來安期之流不當以穉子溷之雖然致詞爲壽輓近豪貴家習爲名多㬵隱君巳惡名逃之安取詞爲名哉昰

弟以積心喜傳髙節乃隱君與家大人交亞太史而近所聞同歲仲子前所謂隱君所予者更熟故因書而志以傳

校管子序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髙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偎屑可醜如大騶良賈素封文守之家將嘤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雜

則為忘礉必誅財如倉廩衣食桒馬雜則為勝削龍
斷兵如七法幼官雜則為設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
詬萬世淂罪儒家而由臣詭士資口為邪則雜者過
也按管氏於春秋為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
繇以區區瀕東抗變之齊起中衰大昏亂之末佐
外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
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無抗三存亡國九
合家君以衛周天子此非戔戔褊心之夫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下而駕使羣后而莫訛議者謂其內政轉

後隱中陽外欺諸侯如弄眩兒又以挾兵脅四國以必從而變破師尚父古法率其國人肘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管仲之器小不免至王乃稱伯哉要以引經扶義求情從道蓋過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無欺隣詐敵内不施鈇鉞大臣公姓下不草艾箕斂編民而悠然伯如齊語所志内政軍令具在即局隘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談三事乃至急削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晉蒐書鄭竹刑書魯

丘甲書畝稅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三國之首術乃商韓吴白棄孔之酋長孔子何用頎以如仁如仁津津揚之也大氐周衰道詘至于雄國而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以其說系而祔之以干時王攙世資田齊之君又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為宂勝詩一世而存雄故其書雜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半乃韓非李斯法家葦蘘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

末之文其體立辯夫稽古者如市寶器于滇之玉濵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石越璣而市者不識也則監匹傷視而咲矣且其買者未必非所賣妄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信其國志乃當秦炎散出所得奈何呫呫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言十半短言區言十七襍篇十九輕重全於偽矣又其解自尹知章杪註蕪陋劉績所定復略往往多舛譌讀間

校而標之約十得五置其輕重篇苐論庶其忠於曾氏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四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序

孝行圖說序

善乎太史公言之法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原也明興承元之穢綱紀猖獗倫德凟沸治亂用重極弊難反高帝之世刑嚴如秋霜重獄動至數千人官府戒䌖自完百姓累足惕息以待束

文帝嗣起壹稟家法以救末濫當此之時法稱至肅譚德者詘焉說者以 國家用殷正先罰後賞尊而不親予讀

高皇帝約訓六條與

文皇帝頒布孝順事實為善陰隲書起而歎曰徽乎哉聖人所用漸漬祝化起善於陰銷過於眇牖天下底無刑如是乎然後知嚴法非以乘德威民約民而之德也昔者興王嘗起桀虐之尾解網濡焚與天下休息其道順 國家張弛之弦掃久翳之霧其民

便溺於椎結夷風恬化不怪此欲引而之道寧脈一懸象道鐸而聽者浣人滌垢而就染醫正治一反治二三總於一要有先後歸究齊耳太平二百餘年同倫一俗士尚操行民急本實律比無有加深官司浸寬而家戶自重脩禮遐塞委谷一有梟獍姦賊恣睢不軌莠行里閈嗤之刑隨其後非庶所謂盛際遺風善人勝殘道德之效耶既琱既琢復歸於樸刑期無刑善教入人治在彼不在此安云先罰任法或曰治道若陰陽時極必反物盛則衰亢則害承乃制天之

運也今無竅法乎夫　國家繩武守文而理上無更典下無壇議咎在物力殷富流俗趨文靡巧匿詭相高民淫溺而化湮不章世之季大然也已暮之駕急策之馬有逸耳善者姑調而誘之乎

二祖訓書具在郡學博士安先生所取繪圖通說列而刊布之其意出於此

御訓圖已行今擷孝行為二十類類有序有圖有演有贊艷其事以歆世津津甚詳易曉睹古之象恥今之溺九人所由翻然也昔上古結繩而治虞帝乃有

繪象象刑取震耀萬民之觀而觸以化之所為神道與法遠矣故曰法制已然德化未然使民希為善之利而耄幼相勸以移易陶鑄而不知也博士所翊政興道流化毓人心而助培　國家之運其功大可行於天下故序而表之雖然文具是耳治與濬半抑有能循舉漢法孝弟力田行脩之科與六藝相參間一徵辟篤行長者以風天下如鼓桴所至響應此亦祖宗故事其在秉政者條舉實行之嗚呼奈何徒見此圖說諄諄者乎

大乘止觀序

昔有學相馬於九方氏者縣圖而矚之三年馬之骨節權奇毛齒情性無不熟也合眼而見馬忽忽來者坐而籌上質中質下質無不合明日從觀桃林之野人取其一馬體相似也轡事而試之九方之駑獨神少選而越百步若所謂馬眩也神非不傳不可傳可傳非神神不在傳又不在不傳故輪人以一斧之用揣千古之書為糟魄道有言乎哉孔子曰予欲無言老子曰知者不言此與佛氏所稱不二法門齊指乎

獨恠止觀之敎言義科條累幾十萬言便便不幾破碎哉夫道不可名心不可物言多愈失不如默默故太上頓而悟中次徐而待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而遂棄之不恐故李耳騎牛已西猶爲關者傳經二篇仲尼列壇曰立七十二子銀銀論洙泗之間夫儒者之譚聖以内入賢以外入歸乃一耳佛氏一切以内包外故儒言心約佛言心詳詳者未嘗不約彼法所謂爲鈍根設者今千房萬户聚爲一宮令主人坐堂上數之曲巷長廊閒架畢

照客至不設儐次室而引之則眩以皇爲寢穿竇爲門矣彼慮夫以馬室眩者之爲禪眩也故託其不可傳多方以爲容容終非神以別其不神之爲神命曰大乘要之覺不在此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故禪以舍筏爲解烏取執筏以求河抑執之心命曰有有之心命曰眩眩法不如無法故曰不二盡矣或過乎佛亂儒也予故無禪悅而序之詩耶予曰道一而已矣馬遷列六家班氏次九流贅名耳道無乎不在儒得其全諸家得其曲曲合而

復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今其言止觀僞派曰正心
文一止為正又曰惟精惟一先誠其意一止也精觀
也誠意意識入也謂詩乎非乎夫上德不德至人無
執植其基安其宅委衍徑術唯吾所出禪何那焉抑
世所謂禪必出世滅緣境然爲淨土者除智以守空
者則宜乎其氷炭之矣是卷南嶽思大禪師說今江
右蜜藏師重演以長水馮太史開之爲教主過烏程
目予慧而授之以難因爲題如此

選杜詩序

海內習杜詩今特盛吳有鄭子王子特撰其習也若
不習也非世謂習也蓋兩子習十年餘矣而得余特
起若旦暮然余蓋見鄭子所自抄杜詩序云其言曰
道性情者詩之本古有詩無法今有法無詩因陳天
下學杜詞家三病語截截有致也余讀而歎曰何其
憂乎憤世之言也故曰吾明詩之本也詩安得無法
今夫瘖者嘶者舌木者齒齶者唇缺者鼻齅者皆不
可歌此皆失其元聲者也若以令神巧輔清喉亮
授之籥數不教以如亢如墜纍纍等法直張口而呼

嗚嗚則巷中里下頑兒婦女接手蹋足延聲相和之曲不比而登于堂上也又不工者也詩安得無法吾所謂法非沈約之法蓋詩在成周始盛而孔子删二代列國朝里雜唱歌什定篇三百其法始嚴蓋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哀情性也不淫不傷非法何以得乎要以情性為主法為輔輔具而主善大約歸之和乃可協焉自騷聲賦誦廟曲樂府歌謠長短參差變方屈宋蘇李柏梁鄴中諸流未有遺法而况至於律則音節諧和從風不姸法久益嚴自然之

勢也杜氏蓋備衆體而律爲冠其於詩蓋乃法家深文無害者我嘗訂其法有四非自杜始古法也四法者由性情設還爲性情制介胄之夫貴遊章甫之士倘容草莽之子吏卒山林之客逍遙入朝極辯履除多危思婦悲啣逐臣恨飲別旅興致集譏增懷戚俗無容朋遊感義其於情也有理理不可棼其法在體聲過則厲調過則離情過則柔理過則贅太亢而比殺太宛而比慢太流而比濫太苦而比數豪心者蕩焉拘節者嗇焉榮華之人麗焉靡靡者淫焉俗夫鄙

焉溺無制焉其於情也有僻僻不可任其法在格首尾合以亭也骨脉通以卫也節奏諧以中也布置當以句也不穠不枯不局不踰不方不欹不屬不離無情而若有情至若不深其慹若亂其高若平不言而意存其於情也為綱合乃成方其法在章篇如山下如水清如風曠如天動如雲一質一文迭相為經小大跳竅不相奪倫如鍾磬聲中閡以平既闋有音一言不可更一字易而不成聲其於情也為佐變化無窮其法在句句合成章章合成格格合成體體合成

詩此法古法也而獨備杜甫當是時唐中葉衰天下定復亂亂復安數四甫以介忠孤憤身丁盛衰多故而又自初流迹吳落以至脫難赴主服官抗詞逋遷奔走其家族弟妹妻兒散不相顧平生故交多零落浮沈生死別離之思而親遭飢寒困頓免死偷安一切寄之詩而感多思深畢其才於吟故其發情性至真至變法亦稱焉此所云主立而輔具者甫性貞志苦身揞古人之事以挽世與雅為務自言曰作者寸心知曰晚節漸于詩律細律是法也細詳矣今取

其詩篇一一按前四法無不應性情者故可備式因論其指夫衣者杼而為疋翦而為幅縫而合之緣而飾之成而服之猶猱無異陳襲然使人裸而毀服被褐之愽立中朝則童子笑之矣故由前則無性情之喻由後則無法之喻也詩安得無法鄭子明詩之本也予以此言也示王子王子曰然故當西行之因序於後

山牕倡和小序

余詞社王子居在吳興北城外城北舊為項羽所趣

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門楣曰楚帝橋郡中地最古焉門外水自西南而來二百里出自天目即苕水也合苕溪經龍溪暨青塘到此門折而北注則十五里且為太湖其居正當折水之上水清交戶俯可以鑑三面見山北矣山東毘山西北仁王山鳳凰山也西康山近者一二里遠四五里南則道場諸山去城三里而近焉往往雲氣通焉地之傍郭者自峴山外此為勝王子又于居傍新築一室臨水對山號曰山牕牕開則山山布如列棋者牕內惟一床積書數萬卷

連屋自其翁憶素廣文先生童所讀貯漸至今五十餘年矣廳外有方池財二畝種蓮其中植稚竹其上周包以塘揷木樘齓齓爲籬前接高槐大可隱數十牛其陰冐池池種魚大小數百頭出沒相狎主人曰坐而臨餧焉竹中獨置一巨石平如席纔容四座則王子飲所也然班荊草野不容貴介娛閒徃還獨隣舍田父濁酒畦蔬通焉外則予與東溪鄭子間從其所遊仰望山下濯水池梡竹之間風陰陰以來古云林日翳然令人有濠濮之想此何下手夫上者天遊

下者物遊金谷修於聲伎蘭亭慕於絲竹吾謂皆不免物王子蓋得其中矣蕭然不飾不逾戶而遊足此所謂無天損哉人蓋亦如是耳且夫通塞外也戚喜内也世幸而為人人幸而有才才幸而通詩書善吟縱吾身之之與才之寄何所不樂安能以中之役役受外之云云哉王子曰然吾家翁仕烏傷且還七十矣以是為樂也然吾有廣心焉是室以慢世為寄如以吾他日得志亦且無增是矣是曰也王子倡余與鄭子和各為詩九篇相坐倚歌聲動一里里人指其

居曰樂哉王子善自遊者也

序與馬主一論文

北燕有馬主一特起雄毅倬奇之士也予往時未識其人見其文辭雖爲舉子顧獨忼慨倡爲高激聲語至駘宕自喜不肯和於丘里閭時時入傳古諸先生或竊大笑僕獨心異之已余補千乘令主一先令古肥同居濟南郡顧竟遠弟獨遺書往來通一年間以古人事相期甚篤也辛卯八月以試士之役集而兩人適爲當事賓供直居同舍凡二十日日高坐無事

然後乃得肆意抵掌譚上下千載述作者之指究其歸每遇當意相得甚驩主一輒恨相對晚以此狂騖為娛連晝夜大要主一天性僻孤峻余稍調以飲和其論辯主於現奇獨雄擬人以不及余間引以雅傳之所著好擬玄經爾雅古文頗為稱說六藝傳以大塗其語先引令世知名之家按其伎倆推而等之漸拾級而升諸古始先藉其美乃條其所不足次其品定其同異東以六家之類先欲去其采贅因緣靡曼小巧傷道因推大權以要多而會於真必則古昔稱

先王主一初意擬一當當世大人成名見余所言過
闊先而驕卒以奮然嘆曰嗟乎人材古今豈大遠哉
古人以沈酣厭飫而出今欲竊一臠告飽非所生才
自成才難士業棄筆不受書則已安能以賈人心厭
居逐行販為市於文詞之場眩俗世乎為後無人乎
蓋主一篤嗜古羞與糞冢傭伍其久憤積也今天下
多耳視艷然見前二三君子藉得一世名則應臚而
趨之或者之議曰言出如食耳人人美而甘之即聲
擅天下亦何必上古古者多樸不説觀其法太拘人

以此是詩書為塵飯而孔顏為芻狗也今士烏得取
功令程之乎夫高行不同塵違人不取近名志士必
信古周袁游容橫議孟軻氏獨推三代漢武帝喜詞
人司馬相如為虛辭濫說太史遷特以質核杜甫見
大曆才子淋濫為新音嗤其名與身滅力輓而追古
當其生時三人之事如一牛毛不足勝天下天下之
名亦不振藉為易而校時豈不生享名高力亦少省
然要以至萬年然後三子之功長豈與晨時驚衆虛
美表表譚溽失哉主一志端而行芳性特氣貞必可

一世而好譚慷慨當日之務充其今日已在楊雄河間之間其篤嗜又未可量豈難勉之至古乃龔伯雄予望之矣已詼役予因見主一令時為諸生課文輙已益往技化倬詭要以雅馴合道稍稍露其用世之畧槩復喜過望文無小大其於雅實於經世古人以此不朽是吾兩人所為期也故因所刻叙其交論始末附以為之要

張先生尼文叙

將由夫刻鄭尚行之是中古以來士以文顯矣士不

以文則駕輿而說輻也將由夫飾詞先資之是顯者無必文文者無必顯與淙侘際之豪傑多骨朽而言傳豈不痛哉古今文家之厄者司馬遷不終於金馬杜甫不中於應制浩然放於不才數君子文詞于今豈不家戶津津在口顧當其時大詆品至後世始定談者皆謂時命大謬此不其然市羹於冬不售市不龜手於夏亦不售此則其左者也黃帝之樂張在咸池之野此天下之至音魚而潛鳥而逝北宮子而默默何哉雅無巧聽而知者少也甚矣正之難入也此

文運之厄非士之厄哉．朝以制義程士制義數演出註疏之遺寃不近古然亦有至不至有正不正萬恠悖士家數以仕顯者成說相傳為螺祝肖貌此近於皮相目食天下多有能言之士白首轗軻詎必都不至不正者乎余所見里有張先生所為文大要皆啜其英根於理備詞三十年積累千萬言十有八出於至九出於正往年嘉靖末文荼然濫矣先生以至遺慶曆間士益務奇詞削棘爭巧先生又粹然正不信也今已半老乃抑首權眉與貫即為伍誰知先生

文者此非先生命與夫制義乃一代之體隆衰亦與

國俱言出士人而獻

天子有古太史氏採詩觀民風之遺意奇邪雅正治

所在也獨奈何無有注意標正始為鳴矢坐使天下

茅靡如張先生輩數斥而巧言破義自濫入奇今且

將叛經左道以快意非文運大厄哉余雖以此時顯

心獨惟不然流俗之滔滔今又悲張先生始知正道

之難信乎文厄豈命哉張先生二子與余游好余父

事先生知先生為人俶儻任意有列士風天性英毅

其才可當國秉向使非文困先生以其壯年氣力出為　國家任刀俎以用勳業可方張趙今消磨數十年始小就一官又多文法之拘將使豪傑何效哉此則尚文之過也先生爲御史大夫莊僖公仲子莊僖公名卿也予又曾聞莊僖公素奇先生風節謂當益起其家故伯子既舉不以任次相授寧拒知抱經不遇終乎夫文章有真知者自得即不知於今苟如遷氏等必有後知者顧仕宦限資以告後人豈不命矣夫命矣夫

序張樞南制舉文草

自余少時里有書淫之名然數不中於有司其補諸生稍遲家又貧也諸生竊咲不以我為賢所交獨張次君云兩人負好古氣每會抗顏而論千載之上自以為狂人亦號為狂至小小科目文詞猶嗒然羞為今之波也蓋歲丙子學使者里選兩人兩試兩不售最後得並收於直指大閱予時貧矣朝暮無以奉交毋顧領握次君手謂曰吾不可以再詘三年受天憫之難吾将易以適人子何如仲子曰吾惟吾志[illegible]

余遂先仲子計偕又六年仲子再試不利而余以癸未薦太常為太史黄先生門人則其詞又變循其初益瀏鍊之取稱心懸解稍稍傳古以自憙今所行是也蓋張仲守十年故吾如此而余稍遷復焉已歸張仲見余而謀余為勞之乃曰仲而落羽十年矣義必無變恐顛白而齟齬於此土吾壯子不忍更強子雖然易我適人難以我適地易孔孟聖賢也五尺之童水流而不停此豈為栖栖哉章甫窮於越而貴於中原以子之才適上國必有識者何纍纍局局自苦為

匏瓜不食乎於是張仲聽吾計家無重貲盡脫其室中之粧又予等親故人助之乃得充其資入太學又一試落再試戊子乃舉亦黃先生人以是知余兩人趣業果同并以奇黃先生識人與余勸成善謀而壯仲子之守能堅也雖然余愧仲子矣秦越人適國輒變醫其神也夫惟聖人與世推移其次莫若守以待世夫知其玉卞氏三刖而不為更詞豈業欲好古而急售知乎余往日之議雖為親夫亦不耐貧而貴之心哉士將觀志焉余愧仲子矣以仲子之事可以

事君可以任道可以挽世而起節故為仲子序其概表於世不欲論其文辭恐俗人以吾為阿好而借自譽雖然士亦有類仲大父莊僖公功名著於御史大夫父河間别駕其次為覔嫺文九試不第昔予曾序其厄言伯先舉季為余同舉進士今仲子能成别駕之志若參焉吳中稱甲姓三世張士與莊僖之食報仲子文習於父其堅節守正有祖風語曰闐玉晶采霍珠夜光士亦有類信然仲子故名嘉諭字君俞故時余刻會中危言有其文天下知之矣弟之歲毋夢

張星入於斗易今名

座師張理吾先生刻證義序

刻證義者閩海張理吾先生以其宦遊其廬居退食待次間試一二操筆爲舉子文也用其危辭和於先聖賢微言餔糟茹精紬演緒義證嚮今古而借制詞以行故曰證義蓋其疏也先生爲余鄉書座主先生故爲名高才生薦起太學起家長安中徙浙司衡者簡席其名借先生以毛詩家別校高堂之業故長春滑進於先生先生令故鄣烏程之傍縣也先生舉七

人而長春與其經師王子由氏同貫烏程又長春獨
落太常歸故長春於諸弟中侍先生最久且篤先生
治故鄣微太丘要以引經劉雕寬綱以其身篤行以
化而性樸彊不受文法與脂韋骫狗以結上官媚諸
賓客長春以久約顑頷不給生然而近縣數見口不
敢道私也曰請惟文事則語吏僕則其僻好大要以
刋華見本悟象罔謝蹊徑期於古人百世旦暮知解
自是乃得承命立一言稍稱於世中賢達長者而以
捷矢報命張先生成施焉顧長春狂也又出於山峯

希進孤憤之氣中末調天均而外矜於鑽刻陵厲色
澤以中皮相之目是言之言非無言之言猶二之耳
今讀先生文而灑灑自失也先生證義一意取懸解
如南華之演老氏不求章句破碎傅會往往離經生
家口耳之故而　且為宋仲晦氏忠臣至於聲
節點綴蓋不喜為流俗增荒附和固可與遊者遇難
為曲士道也先生自有道之言雖以鼓吹六經齊永
天地不可以鉛槧目之夫天下莫肖於人之言也而
繪象為小故屈原之辭憂深宋玉之辭情麗乎雲溦

谿刻長卿特閒易李白豪肆杜甫樸忠其性靈吐注結不可變故曰誦其詩讀其書尚論古之人今先生綰綬登仕十七八年跡不離於郡縣身不列于朝著故鄣勞苦清畬下歌休息而上不免於讒訕及移南中炎毒之地亂報幾上歷歷還一郡尉以去語曰工雖善鑿非銛不入此言逢世取利也今先生之文豈為銛之語乎抑好古道不習於媚諧世之人此昰知先生矣夫聞寶玉終遇知音間出今天下方趨巧給四方側陋嫘俛之士紛以其不貲之軀獵躋華班膴

賁為前驅而立表日月空勞

主上眷意吏治清率士風卒以因效而使長者拙宦

如先生輩終氏眉骯髒馳驅攻苦以老不知其幾一

旦遇事將安得樸誠擔任古人風者付之此不慮乎

是何知遇之希哉吾誠懇矣昔有駕牛而適燕者車

重牛瘦日不百里中道而遇客曰不如馬之駛也舍

其車而還求馬馬至而車亡其說在變塞輕心之夫

每每以其實為之故子雲閉門草玄首白矣而著美

新之文儻亦求馬之意乎是何與長揚諷諫矜志之

謀哉吾先生守一令十餘年而今其言愈篤自書守故吾既尉會稽吾過望先生而見其杖機聽其言察其治行司故鄣時乃知先生真有道士其于楊子守玄賢不肖何如故於其序譔義也慷慨述而著之使天下達者攬焉

宋太復文集卷之二十四終